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八十一回 丞相府開宴誑聖僧 濟顛僧畫錢戲貪僕

詩曰：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事到無常總是空。

水月鏡花淒滿目，果能參透樂無窮。

話接上傳。且說大宋聖君，當殿擬了一道嘉獎旨意，即著劉差官齎赴張欽差行轅，傳旨嘉獎；又聽得劉差官說聖僧在張欽差處，贊成賑濟水災，真是天花亂墜，不覺龍顏大悅，就著劉差官回京覆命的時候，把濟顛僧一同宣來見駕。吩咐已畢，龍袖一擺，大眾散朝，濟公也就同金丞相回歸相府。

你道這濟公，他那果真到張欽差行轅傳旨去嗎？要論他的本領，倒也不難，只要他用點縮地法，霎時就可以到了。但是濟公他另有用意，好歹正事已經辦定，這個傳的旨意，遲早些叫張三帶回，也不要緊。兼之金丞相吃了濟公的改性丸藥，已有幾日，藥性已經談了，他的本性漸漸的也還原了。自從朝散之後，就覺得濟顛僧既幻作劉差官，聖上現今又宣濟顛僧見駕，深怕他瘋瘋顛顛的，一逕走了，把這件事情丟在九霄雲外，那時聖上見宣濟顛僧不到，必定要查問劉差官，我又沒得法子扮出個劉差官來，將後徹底查究，豈不皆是我金某的欺君之罪嗎？自己埋怨道：怎的前幾日我金某糊塗塗，白白的代張欽差做這件繞手繞腳的事！一頭想著，一頭就跑到上房更換朝服。忽然心裡一動，暗說道：金某這事情，已經弄錯了，此時你不能再錯了，必定把濟顛僧哄在我府裡，等到那日，看他怎樣變出個濟顛僧來，見了聖駕，然後才能放他走掉。幸喜他歡喜吃酒吃肉，我只得拿這個法子來誑著他。

主意已定，金丞相便換了一件團花錦邊的便襖，紮了一頂花角便巾，連忙走到廳前，對濟公說道：「連日下官因張欽差的公事，不能陪著聖僧吃酒，幸喜這事今日已經妥當了，聖僧見駕，大約還有幾天耽擱，我們就此可以吃他個醒不醉、醉不醒了。」濟公聽他這番話，心裡早已明白，便拍著手呵呵的笑道：「好呀，妙呀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笑，一面又用手一上一下的抓喉嚨說道：「癢癢了，癢癢了！我們快快的吃酒罷！」金丞相看見這個樣子，心裡實在嘔氣，嘴裡卻不敢得罪他，只得分付家人趕緊握席。幾個家人手忙腳亂，就在當中圓桌上設下兩副杯筷，擺個對面勢兒，連忙跑到廚房，拿酒的拿酒，捧菜的捧菜。濟公此時卻坐在迎門一張圓椅上，斜著半邊身子，眼睛望著外面，嘴裡唱著道：「呵呵呀，呵呵呀，宰相堂前酒客多。不是酒客多，不是酒客多。常言道，量大福便大，宰相無如酒客何！」正在唱著，只見遠遠的一個家人，提著一壺酒，才進儀門，濟公連忙迎上去一手把酒壺抓來，跑到正面席上，朝下一坐，一連倒了三四杯，連唱是唱的，望著金丞相說道：「喝呀，喝呀！」金丞相忍氣吞聲的在對面坐下。當下廚子送上菜來，恰好是一碗烤肉，濟公連忙拿一雙筷子，站起身來，東一搗，西一搗，把雙筷子上，搗了有四五塊四方的肥肉，張開嘴來朝裡面一送，筷子朝外面一抽，滿嘴的大嚼。呵著舌頭，又朝金丞相說道：「吃呀，吃呀！」

這邊濟公連不住的酒兒向兒，那邊金丞相滿肚憂慮，舉杯對濟公道：「請問聖僧，那日聖上降旨說宣聖僧見駕，到了那日，聖僧豈不是又要做自己，又要做劉差官，這便怎麼扮呢？」濟公被他一提，朝自己身上看一看，不覺撲哧的一笑，說：「怪道今天身上不爽利哩，原來這些癆瘵衣服，我穿不慣。」站起身來嚷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進朝的辰光換下來的寶衣，都沒有了，多半被賊子偷去了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一個家人連忙繞到席後，彎下腰來，在東炕底下，把一件破袖、一頂壞僧帽拖出來，連灰帶唾的，提到濟公面前，說道：「師傅不要作孽，寶衣在這裡呢！」濟公接來更換，卸去軍官的服式，換上僧人的衣帽。不料那雙筷子始終捨不得離手，剛來套那件破袖，巧巧的被筷子絆住。恰好此時上的一樣菜，是金丞相特為恭維他的一盤醃狗肉。他便急了，無論筷子絆不絆，用力的把手一送，只聽噼的一聲，袖底下撕了一個大洞。他卻問也不問，隨即坐下，那雙筷子兒又又起來了，就把金丞相適才所問的話，也就忘掉了。金丞相實在納悶，只得又把前言再說一遍。濟公便說道：「大人不必作慌，我有四句言辭，你聽我道來：『能為劉軍官，何愁沒濟某？一己化三千，佛家真妙果。』」濟公說完，又啞著嘴說道：「請呀，請呀，好狗肉呀，好狗肉呀！」按下濟公同金丞相吃酒不提。

且說張欽差自打發濟公同張三送折進京，心裡提在口裡的□分憂慮，不曉得這擅動倉谷的罪名，可能寬恕？誑約他們的事，好壞也應派辦妥了，怎麼到今日毫無音信？而且濟公的法術甚大，如其事情順手，他眼睛一閉，就可以給個喜信來了；今日沒得信息，只怕是有點不妙呢。張欽差正在那一面想著，一面用指頭掐算日期，忽聽外面人聲嘈雜，只見一個執帖的家人，慌慌張張的進來稟說道：「大人快些更換衣服，外面聖旨到了。」張欽差說：「你們快快預備香案。」嘴裡說著，心裡忐忑忐忑的，走到後面，頭帶一頂銀翅烏紗帽，身披一件方補大夫袍，腰束玉帶，腳踏朝靴，搶步走到儀門之外，但見香案業已擺得齊齊整整的了，當中立著一位二□多歲小太監，兩旁立著四位軍官。張欽差連忙搶步踏墊，三跪九叩已畢，俯伏在地，口呼「萬歲」說：「微臣不知聖旨到來，有失遠迎，伏乞赦罪。」但見上面說道：「張欽差敬聽聖旨。」便啟詔讀曰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咨爾欽差張光明，平望鎮大水為災，破例救民，不畏艱險，具征膽識，已著劉差官傳旨嘉獎。但據劉差官查覆回奏，稱有西湖靈隱寺濟顛聖僧，斡旋賑務，極見神通。

雖磐懸之免哀鴻，而錫掛聞猶立驚。仰傳明諭，速即來京，俾朕躬親捐其菩提，兼聖母立待其治疾。若已與劉差官束裝就道，即著勿議。欽此。

張欽差聽聖旨宣畢，復行九叩謝恩，立起身來，讓太監來至大廳，分賓主坐下。獻茶已畢，小太監說道：「咱的張大人兒，你乾的這水災的事體，主子□分契重你得很呢！但是國太的病重得很，聽說有個什麼聖僧住在咱的張大人兒這裡，主子宣他去替國太兒瞧一瞧病。咱家也不能久停，就請咱的張大人兒照旨意的話，叫那個聖僧兒快快去罷。咱們也就告辭了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任外就走。張欽差連聲喏喏，送出大門，候著太監跳上坐騎，把手一拱而別。看官，這個太監到也奇怪，難道他連程儀都不想一點兒嗎？其中有個原故，他在京曉得這濟顛僧最會挑人的是非，見得聖旨上為的是請濟顛僧替太后看病，深怕日後他瘋瘋顛顛的說出來。而且張欽差的出手，也不得大，所以不若慷慨點，反覺乾淨。

閒話體提，且說張欽差自太監轉回之後，□分詫異：何嘗有什麼劉差官來復查？又何嘗有什麼劉差官來傳旨？而且聖僧已經在京裡了，怎麼旨意上又叫我著他進京？好生叫人難解。還有一件難處呢，現今聖僧尚不知在京裡何處，太后有病，又是極要緊的，我又沒處去尋他，這便怎麼是好呢？到此地步，張大人把旨意上傳旨嘉獎喜歡的事體，都忘卻了，反把召見濟公的一段難處，憂愁不盡，把一道聖旨，擺在面前慢慢推想，實在想不出方法來。直到黃昏以後，點起燈來，仍然垂著頭想這旨意上前後的道理。正在一籌莫展之際，忽覺得耳朵裡有人叫了一聲「老爺」！抬頭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原來張三回來了。張欽差一見，忙問道：「聖僧在那裡呢？」張三回稟道：「他還在金相府裡，不曾回來，現在一信在此。」說著就由衣袋裡拿出一封信來，雙手遞過。張欽差連忙拆開來看，以為上面辦事的節略，斷寫得清清楚楚的了。不料拆開一看，只有傳旨嘉獎的聖諭一道，以外但有指闊一小條紙。條上一字全無，頂上畫了一人在那裡睡覺，下面畫了兩個酒罈子，一把鐵錘。張欽差更加詫異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張三因何一個人先行回來的呢？只因濟公在金相府刻刻酒肉，已過兩日，這天金丞相退朝，忙至廳房向濟公說道：「恭喜聖僧，醫道上添了大生意了。昨夜太后忽然重病，今早聖上特著青宮小太監捧旨，按排遞走法，到平望張欽差處召聖僧，入內醫治。」濟公其時已在此吃第二頓酒了，聽得一說，連忙把酒杯放下，站起來就走。金丞相忙拖住問道：「聖僧往那裡走？」濟公道：「我到皇宮看病去呢！」金丞相道：「聖僧這怎麼能彀呢？皇上的事體，處處要歸資格。他才著人去召你，你到由平望來了，這不是件岔事嗎？」濟公被他說了，發呆半刻，掉轉身又往外走。金丞相又拖住著急道：「不要走呵，我的話不錯啊。」濟公道：「我不是進宮，我要到平望走一走，恐怕他到張大人那裡宣我，張大人又不曉得我在何處；兼之前次嘉獎的聖旨，還在我劉差官腰裡，張大人還同在夢中一樣，我怎能不去走走呢？」看官，若照濟公這樣說法，金丞相就該讓他走，才近人情。但是金丞相有個鬼

心，深伯濟顛僧走了，他把個劉差官繳旨一層忘掉，自己吃擔不起。所以務必誑約日期，要等他把這件事了結了，才能讓他出門。因此間說濟公要到平望，又復扯住道：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我們的酒還不曾吃得穀呢！聖僧如實在不放心平望，現張大人送奏折的張三在此，何不著他先回，通個信去，也就罷了。」濟公一聽，說聲「妙呵，妙呵」，遂放開一條念「叭迷吽」的喉嚨，喊了幾聲張三。那丞相府由正廳到門房，這條兩道很遠，張三怎能聽得見呢？濟公見張三不應，又含了一口酒說道：「且潤潤喉嚨再喊。」大眾家人在旁邊就同看笑話一樣，倒是金丞相不大過意，忙向家人道：「快去把張三叫來。」

不上片刻，張三來到，向金丞相打了一個千兒，朝旁邊一站。濟公見張三這般光景，好生嘔氣，心裡說道：你瞧不起我嗎？等我就弄點小苦你吃吃！一面想著，一面向張三道：「俺的張家人老爺，今天你要回去了，奏折的事情諒你不是個聾子，你總聽見過的了。你回去見了張大人，諒你不是個啞吧，你總會講的了。單有太后召我看病，你不曉得。總之你見了你家大人，你直接叫他安心睡覺，就說京裡天大的、芥子大的一切各事，總歸和尚辦就是了，這是你曉得的。我這雙手是不能離筷子的，我這張嘴是不能離酒杯的，怎麼有功夫細細寫信呢？」說著站起來，在旁邊桌上見一枝禿筆，遂拿來，又在窗子上撕了一塊紙，鬼畫符似的一頓臭畫。又在腰內把張傳獎旨意掏出，亂頭烘烘包起，張開嘴來濕點唾津一貼，外面寫了個「張欽差收」，向桌上一甩，說聲：「去罷！」張三連忙持信在手，心裡想道：這個瘟和尚，好好大人賞我五六兩盤費的銀子，這番出差，本有個大大的落頭，不料被他騙了去買裝屍的衣服。今日他大模大樣的說聲「走罷」，難道我張三討飯回去不成？呆了半晌，忽然有了主意，說道：等我來就拿他丟丟臉，煞煞我的氣。主意想定，遂近前叫聲：「濟師傅，今日你叫我回去了，這是師傅曉得的，我身邊的路費，皆被你那一口朝我磕頭作揖的，借去買衣服了，請你要還我呢！」濟公聽他說著，心裡早明白了，便望著張三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有路費。你伸手過來。」濟公復拿了那枝禿筆，在他手心裡畫了一畫。說道：「路費有了。」張三不解其故，正待發言，忽見手心裡現出一個大錢，心裡倒也奇異，因說道：「就著是一文錢，也不毅用，請師傅總要把銀子還我呢。」濟公罵道：「窮囚！你還愁不毅用嗎？你權且拿拿看！」張三便依他用左手去拿，但見拿掉一個，又是一個，直至要多少，拿多少，張三喜不自持，心裡想道：這回子我到家去發了財了，可以連夜裡都不睡覺，把些錢拿下來，慢慢的用了；就是死了，把一隻手，叫子孫砍下，真個是萬代富貴了。張三便連忙取了信，朝金丞相、濟公打了一個廣概千兒，往外就走。到了門房，又對大眾家人說了些叨擾套話，辭別向外而行。

匆匆出了都城外面，已有未初的時候，腹中已餓，心裡想道：我這幾日腰裡分文沒得，實在窮得難過。可喜今日有只聚寶手，不妨跑到茶館裡去，大吃他一頓，然後上船趕路。主意已定，巧巧的街旁有家大徽州館子，招牌上寫的是「徽州如意館，面飯葷素，一應俱全」。張三便跑入館內，揀了張朝南桌子，當中坐下。但見堂倌左手打了一盆面水，右手泡了一碗雀舌蓋碗茶，擺在面前，問道：「客人吃什麼菜？還吃酒嗎？」張三暗想道：平日間老爺請客，諸樣剩菜總有得吃，單單魚翅不曾剩過，我今朝既有用不盡的錢，不好快活快活。因說道：「你代我燒一小碗清翅，另外配一碗雞湯，打四兩花雕就是了。」堂倌隨即喊下，不上一刻，酒兒菜兒，一一送到。張三便自斟自飲，實在歡喜。酒已吃完，飯又裝到，張三狼吞虎咽的吃了個足興。淨了臉，喊堂倌算賬，共計銀三兩八錢，化錢七千六百文。張三遂把腳一叉，衣裳一兜，左手向右手，連抓是抓的，只見錢往下直滾。心中正喜，忽然覺得手上的錢抓不動了，卻也奇異，說聲：「抓不下錢了！」心中著實慌張起來。那堂倌見他抓零錢，疑惑他開發小賬，偏偏伸著手在那裡等他，張三直急得面紅耳赤。不知怎樣出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